

加泰興有限公司
Tai Hing Company Ltd.
265 E. Pender St., Vancouver, B.C., Canada
684-1028

新到大帮

司公寶
Paul & Paul
175 E.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4, B.C.
Phone 681-7657
專運送貨辦理香港移民出入口行裡，並
家具什物搬運，有大棧房代客存貯。
晚電話：武五四、參〇六武

NOTARY PUBLIC
Gordon W. Cumyow
501 MAIN STREET

帝國商銀販樓
灰片打街請由正門出入



681-6513

溫日隆
遺囑
及辦理各種文件
代理人
代理實業買賣

梁祺
LEONG KEE
630 Alexander St.,
Vancouver 4, B.C.
電話：254-1203

684-1754
黃經紀
Mong Horn Agency
Insurance
141 George St.

裝修油漆，內外間格，新建重修，改換屋頂，地基等工程，經驗豐富，價錢老實，備胞惠顧，倒履相迎。
地址：亞力山打街六參〇
電話：武五四、參七〇六
夜間電話：武五四、壹貳〇六

(承接土木大小工程)

中西禮品中心
FAST-WEST GIFT CENTRE LTD.
Importers & Wholesalers
379 Powell St., Vancouver, B.C.
Phone Area Code (604) 688-4324

專門批發
供應 Gift Shop 茶葉
雜貨鋪售，精製佛香如
木刻竹織，紙製室內裝飾，
紙燈籠 Mobile 及各式風銅鑄
漆器漆腳。目錄及價目表

李偉運輸公司

快捷相宜修理水喉
專運送貨辦理香港移民出入口行裡，並
家具什物搬運，有大棧房代客存貯。
晚電話：武五四、參〇六武

司公寶
Paul & Paul
175 E.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4, B.C.
Phone 681-7657
專運送貨辦理香港移民出入口行裡，並
家具什物搬運，有大棧房代客存貯。
晚電話：武五四、參〇六武

本店新辦
中國男女
晨襪睡衣
童小衫褲
等及各種
絲髮古玩
無任歡迎

KID KONG
88
683 929

廣大藥房
MAIN DRUG LTD.
434 Main St., Vancouver, B.C.
總面四至四號 電話 684-8634

專配西藥
化粧香品
各種補丸
冲晒啡琳
各樣補丸
華胞光顧
格外歡迎
文房用具
書報雜誌
文房用具
書報雜誌

強華公司
KENWARD CO.
431 COLUMBIA STREET, VANCOUVER, B.C.
電話 684-8821
四參一號哥林比亞街
電力工程服務
務安當 價格
克已，保証滿
意。

榮臘味專家
榮臘味
製造廠
函索即奉
Wing Wing Co.
450-460 East Hastings Street
Vancouver 4, B.C.
254-7241

拿加銀行
THE ROYAL BANK OF CANADA
Main & Hastings Vancouver, B.C.
Douglas & Pandora Victoria, B.C.

本行特設華務部，專為華胞
辦理一切關於銀業事務
凡一切重要文件如股票、公債、房契、人壽保險、遺囑等及貴
重首飾，不宣存在家中，以免火燒或盜竊之損失，如保護此類
貴重物件，本行自有保險箱保存，每年僅收租金七元五毛。
港幣價值每百元十九元九毛九

永隆銀行

WING LUNG BANK LTD.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竭誠服務華胞

•港九均設有分行，歡迎函詢委辦



自當遵奉先師遺志，同心輔佐周
師妹，以光本派武德，一
丁敏君冷笑道：「馮師哥說先師
必有深意，這『必有深意』四個字，
果然是妙得好。我們在高塔之上，高
塔之下，不是難耳聽到苦頭陀和鶴筆
翁大聲叫嚷麼？周師妹的父母是誰，
先師為何對她另眼相看，還不明白
不過麼？」苦頭陀昨日對鹿杖客說，
人聽在耳裏，雖未相信，總不免
有幾分疑心，何況這等男女之私人門
是哽咽，眼珠滾滾而下，再也說不下

第七十六回 以德報怨
一九六八
周芷若道：「丁師姊，你若是不服小妹接任掌門，儘可明白言講，
太對周芷若如此另眼相看，旁人均是
不明所以，「私生女兒」這四個字，
正是最好的解釋，各人聽了丁敏君這
幾句話，一齊默然不語。
周芷若聽道：「丁師姊，你若
是不服小妹接任掌門，儘可明白言講，
太對周芷若如此另眼相看，這還不明白
不說麼？」苦頭陀昨日對鹿杖客說，
君道：「那是甚麼事？此處除了本派
派事務千頭萬緒，在在均要掌門人分
理，你孤身一人回到大都，却是爲何
同門，并無外人，你儘可明白言講。
周芷若道：「這是本派最大的機密，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從未見過先師一面，你受先師大恩，
人得知，」丁敏君冷笑道：「哼，哼
一下，先母薛氏，小妹蒙武當派張真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道的古怪脾氣一時發作，隨口開句玩笑，
笑，但鶴筆翁這一公然叫嚷出來，旁
今日先師屍骨未寒，便來說這等言語
人聽在耳裏，雖未相信，總不免
有幾分疑心，何況這等男女之私人門
是哽咽，眼珠滾滾而下，再也說不下

一推，

周芷若道：「丁師姊，你若
是不服小妹接任掌門，儘可明白言講，
太對周芷若如此另眼相看，這還不明白
不說麼？」苦頭陀昨日對鹿杖客說，
君道：「那是甚麼事？此處除了本派
派事務千頭萬緒，在在均要掌門人分
理，你孤身一人回到大都，却是爲何
同門，并無外人，你儘可明白言講。
周芷若道：「這是本派最大的機密，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從未見過先師一面，你受先師大恩，
人得知，」丁敏君冷笑道：「哼，哼
一下，先母薛氏，小妹蒙武當派張真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道的古怪脾氣一時發作，隨口開句玩笑，
笑，但鶴筆翁這一公然叫嚷出來，旁
今日先師屍骨未寒，便來說這等言語
人聽在耳裏，雖未相信，總不免
有幾分疑心，何況這等男女之私人門
是哽咽，眼珠滾滾而下，再也說不下

一推，

周芷若道：「丁師姊，你若
是不服小妹接任掌門，儘可明白言講，
太對周芷若如此另眼相看，這還不明白
不說麼？」苦頭陀昨日對鹿杖客說，
君道：「那是甚麼事？此處除了本派
派事務千頭萬緒，在在均要掌門人分
理，你孤身一人回到大都，却是爲何
同門，并無外人，你儘可明白言講。
周芷若道：「這是本派最大的機密，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從未見過先師一面，你受先師大恩，
人得知，」丁敏君冷笑道：「哼，哼
一下，先母薛氏，小妹蒙武當派張真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道的古怪脾氣一時發作，隨口開句玩笑，
笑，但鶴筆翁這一公然叫嚷出來，旁
今日先師屍骨未寒，便來說這等言語
人聽在耳裏，雖未相信，總不免
有幾分疑心，何況這等男女之私人門
是哽咽，眼珠滾滾而下，再也說不下

一推，

周芷若道：「丁師姊，你若
是不服小妹接任掌門，儘可明白言講，
太對周芷若如此另眼相看，這還不明白
不說麼？」苦頭陀昨日對鹿杖客說，
君道：「那是甚麼事？此處除了本派
派事務千頭萬緒，在在均要掌門人分
理，你孤身一人回到大都，却是爲何
同門，并無外人，你儘可明白言講。
周芷若道：「這是本派最大的機密，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從未見過先師一面，你受先師大恩，
人得知，」丁敏君冷笑道：「哼，哼
一下，先母薛氏，小妹蒙武當派張真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道的古怪脾氣一時發作，隨口開句玩笑，
笑，但鶴筆翁這一公然叫嚷出來，旁
今日先師屍骨未寒，便來說這等言語
人聽在耳裏，雖未相信，總不免
有幾分疑心，何況這等男女之私人門
是哽咽，眼珠滾滾而下，再也說不下

一推，

周芷若道：「丁師姊，你若
是不服小妹接任掌門，儘可明白言講，
太對周芷若如此另眼相看，這還不明白
不說麼？」苦頭陀昨日對鹿杖客說，
君道：「那是甚麼事？此處除了本派
派事務千頭萬緒，在在均要掌門人分
理，你孤身一人回到大都，却是爲何
同門，并無外人，你儘可明白言講。
周芷若道：「這是本派最大的機密，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從未見過先師一面，你受先師大恩，
人得知，」丁敏君冷笑道：「哼，哼
一下，先母薛氏，小妹蒙武當派張真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道的古怪脾氣一時發作，隨口開句玩笑，
笑，但鶴筆翁這一公然叫嚷出來，旁
今日先師屍骨未寒，便來說這等言語
人聽在耳裏，雖未相信，總不免
有幾分疑心，何況這等男女之私人門
是哽咽，眼珠滾滾而下，再也說不下

一推，

周芷若道：「丁師姊，你若
是不服小妹接任掌門，儘可明白言講，
太對周芷若如此另眼相看，這還不明白
不說麼？」苦頭陀昨日對鹿杖客說，
君道：「那是甚麼事？此處除了本派
派事務千頭萬緒，在在均要掌門人分
理，你孤身一人回到大都，却是爲何
同門，并無外人，你儘可明白言講。
周芷若道：「這是本派最大的機密，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從未見過先師一面，你受先師大恩，
人得知，」丁敏君冷笑道：「哼，哼
一下，先母薛氏，小妹蒙武當派張真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道的古怪脾氣一時發作，隨口開句玩笑，
笑，但鶴筆翁這一公然叫嚷出來，旁
今日先師屍骨未寒，便來說這等言語
人聽在耳裏，雖未相信，總不免
有幾分疑心，何況這等男女之私人門
是哽咽，眼珠滾滾而下，再也說不下

一推，

周芷若道：「丁師姊，你若
是不服小妹接任掌門，儘可明白言講，
太對周芷若如此另眼相看，這還不明白
不說麼？」苦頭陀昨日對鹿杖客說，
君道：「那是甚麼事？此處除了本派
派事務千頭萬緒，在在均要掌門人分
理，你孤身一人回到大都，却是爲何
同門，并無外人，你儘可明白言講。
周芷若道：「這是本派最大的機密，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從未見過先師一面，你受先師大恩，
人得知，」丁敏君冷笑道：「哼，哼
一下，先母薛氏，小妹蒙武當派張真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道的古怪脾氣一時發作，隨口開句玩笑，
笑，但鶴筆翁這一公然叫嚷出來，旁
今日先師屍骨未寒，便來說這等言語
人聽在耳裏，雖未相信，總不免
有幾分疑心，何況這等男女之私人門
是哽咽，眼珠滾滾而下，再也說不下

一推，

周芷若道：「丁師姊，你若
是不服小妹接任掌門，儘可明白言講，
太對周芷若如此另眼相看，這還不明白
不說麼？」苦頭陀昨日對鹿杖客說，
君道：「那是甚麼事？此處除了本派
派事務千頭萬緒，在在均要掌門人分
理，你孤身一人回到大都，却是爲何
同門，并無外人，你儘可明白言講。
周芷若道：「這是本派最大的機密，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從未見過先師一面，你受先師大恩，
人得知，」丁敏君冷笑道：「哼，哼
一下，先母薛氏，小妹蒙武當派張真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道的古怪脾氣一時發作，隨口開句玩笑，
笑，但鶴筆翁這一公然叫嚷出來，旁
今日先師屍骨未寒，便來說這等言語
人聽在耳裏，雖未相信，總不免
有幾分疑心，何況這等男女之私人門
是哽咽，眼珠滾滾而下，再也說不下

一推，

周芷若道：「丁師姊，你若
是不服小妹接任掌門，儘可明白言講，
太對周芷若如此另眼相看，這還不明白
不說麼？」苦頭陀昨日對鹿杖客說，
君道：「那是甚麼事？此處除了本派
派事務千頭萬緒，在在均要掌門人分
理，你孤身一人回到大都，却是爲何
同門，并無外人，你儘可明白言講。
周芷若道：「這是本派最大的機密，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從未見過先師一面，你受先師大恩，
人得知，」丁敏君冷笑道：「哼，哼
一下，先母薛氏，小妹蒙武當派張真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道的古怪脾氣一時發作，隨口開句玩笑，
笑，但鶴筆翁這一公然叫嚷出來，旁
今日先師屍骨未寒，便來說這等言語
人聽在耳裏，雖未相信，總不免
有幾分疑心，何況這等男女之私人門
是哽咽，眼珠滾滾而下，再也說不下

一推，

周芷若道：「丁師姊，你若
是不服小妹接任掌門，儘可明白言講，
太對周芷若如此另眼相看，這還不明白
不說麼？」苦頭陀昨日對鹿杖客說，
君道：「那是甚麼事？此處除了本派
派事務千頭萬緒，在在均要掌門人分
理，你孤身一人回到大都，却是爲何
同門，并無外人，你儘可明白言講。
周芷若道：「這是本派最大的機密，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從未見過先師一面，你受先師大恩，
人得知，」丁敏君冷笑道：「哼，哼
一下，先母薛氏，小妹蒙武當派張真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道的古怪脾氣一時發作，隨口開句玩笑，
笑，但鶴筆翁這一公然叫嚷出來，旁
今日先師屍骨未寒，便來說這等言語
人聽在耳裏，雖未相信，總不免
有幾分疑心，何況這等男女之私人門
是哽咽，眼珠滾滾而下，再也說不下

一推，

周芷若道：「丁師姊，你若
是不服小妹接任掌門，儘可明白言講，
太對周芷若如此另眼相看，這還不明白
不說麼？」苦頭陀昨日對鹿杖客說，
君道：「那是甚麼事？此處除了本派
派事務千頭萬緒，在在均要掌門人分
理，你孤身一人回到大都，却是爲何
同門，并無外人，你儘可明白言講。
周芷若道：「這是本派最大的機密，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從未見過先師一面，你受先師大恩，
人得知，」丁敏君冷笑道：「哼，哼
一下，先母薛氏，小妹蒙武當派張真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道的古怪脾氣一時發作，隨口開句玩笑，
笑，但鶴筆翁這一公然叫嚷出來，旁
今日先師屍骨未寒，便來說這等言語
人聽在耳裏，雖未相信，總不免
有幾分疑心，何況這等男女之私人門
是哽咽，眼珠滾滾而下，再也說不下

一推，

周芷若道：「丁師姊，你若
是不服小妹接任掌門，儘可明白言講，
太對周芷若如此另眼相看，這還不明白
不說麼？」苦頭陀昨日對鹿杖客說，
君道：「那是甚麼事？此處除了本派
派事務千頭萬緒，在在均要掌門人分
理，你孤身一人回到大都，却是爲何
同門，并無外人，你儘可明白言講。
周芷若道：「這是本派最大的機密，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從未見過先師一面，你受先師大恩，
人得知，」丁敏君冷笑道：「哼，哼
一下，先母薛氏，小妹蒙武當派張真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道的古怪脾氣一時發作，隨口開句玩笑，
笑，但鶴筆翁這一公然叫嚷出來，旁
今日先師屍骨未寒，便來說這等言語
人聽在耳裏，雖未相信，總不免
有幾分疑心，何況這等男女之私人門
是哽咽，眼珠滾滾而下，再也說不下

一推，

周芷若道：「丁師姊，你若
是不服小妹接任掌門，儘可明白言講，
太對周芷若如此另眼相看，這還不明白
不說麼？」苦頭陀昨日對鹿杖客說，
君道：「那是甚麼事？此處除了本派
派事務千頭萬緒，在在均要掌門人分
理，你孤身一人回到大都，却是爲何
同門，并無外人，你儘可明白言講。
周芷若道：「這是本派最大的機密，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從未見過先師一面，你受先師大恩，
人得知，」丁敏君冷笑道：「哼，哼
一下，先母薛氏，小妹蒙武當派張真
人之蘊，引入先師門下，在此以前，
道的古怪脾氣一時發作，隨口開句玩笑，
笑，但鶴筆翁這一公然叫嚷出來，旁
今日先師屍骨未寒，便來說這等言語
人聽在耳裏，雖未相信，總不免
有幾分疑心，何況這等男女